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沈一諤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四

定公

集說孔氏穎達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　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之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爾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元年為此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於春夏

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陳氏岳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弟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　孫氏復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馬所以黜彊臣而存公室也　劉氏敞曰定非正始奈何昭公薨于乾侯季氏逆其喪至於壊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杜氏諤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

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　程氏迥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薛氏季宣曰元年書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克踐阼是昭公之末卋未得爲定公之始年也　張氏洽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彊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趙氏鵬飛曰羣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歲之終天子頒來歲之正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王室既微正朔之頒與否固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春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於元年必書王正月焉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歟然十二公之中惟定元年不書正月盖昭公死于乾侯定公未立政在季氏魯實無君何以成正朔哉故不書正者聖人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　家氏鉉翁曰子惡之弑宣公之

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者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中者也惡弑宣篡是雖爲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爲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爲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　季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則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汪氏克寬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

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郤氏寶曰定無正而有春王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　趙氏恒曰元年正月即位即位者有國之始正月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有書有不書元年之正月無不書者二年以後正月則有不書矣魯於是曠年無君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而正月未即位實與他公不同故比於常年而以王三月繫執仲幾之事而不書正月也　余氏光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春王三月屢矣非獨定

也不書正月無事也二月無事亦不書三月晉人執仲幾書以誌晉之無王非爲魯無君也

案元年不書正月杜氏預以爲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先儒多從之謂不與季氏以頒朔甚合情事公羊以爲正即位穀梁以爲無正始二說皆可相通蓋因其無正而正之也郝氏寶趙氏恒余氏光皆謂正月二月無事故書三月亦是一說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

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

也

大陸杜注禹貢大陸在鉅鹿縣北嫌絶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案吳澤陂在今懷慶府修武縣北一名太白陂即三橋陂也　甯杜注今修武縣近吳澤孔氏頴達曰甯即修武城也案今修武縣治西有修武故城水經注修武故甯也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甯曰修武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胡傳　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隷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集說杜氏預曰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孫氏復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孫氏覺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於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　黃氏仲炎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於大夫之無王則其變極矣　家氏鉉翁曰不告王不歸司寇用霸討於天王之側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略晉大夫之罪　李氏廉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

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爲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爲伯討則非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胡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

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
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

集說 趙氏匡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見季氏之制也 高氏閌曰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僞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家氏鉉翁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爲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爲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 汪氏克寬曰定公爲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訹於

利而忘其辱故雖内無所承上不禀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比於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不嫌同詞　季氏本曰務人公衍季氏所忌公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意如抑使聽己所為故不以時定位如昭公禮皆從薄葬太速祔太遲是也豈為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　王氏樵曰昭公薨至是閱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公始立蓋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　余氏光曰元凱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樹己援立之恩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集說 呂氏本中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高氏閌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

趙氏鵬飛曰八月而葬其故可知 李氏廉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也

九月大雩

集說 陸氏淳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唉子曰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別又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

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趙子曰案大雩即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而皆祈焉不必專於上公也　薛氏季宣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煬羊讓反）

左傳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　立者不宜立者也

胡傳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集說　杜氏預曰煬公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張氏洽曰季氏妄禱

而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乎　黃氏仲炎曰立煬宮猶立武宮也　家氏鉉翁曰公甍於外魯之大慼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祐爲煬立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爲哉　萬氏孝恭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爲大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己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　汪氏克寛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公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饗其祭也

附録左傳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逺人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集説　杜氏預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范氏甯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傳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　孔氏穎達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　楊氏士勛曰隕霜二文不同書故范特爲一例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爲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　高氏閌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

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　趙氏鵬飛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詩九月肅霜則八月非隕霜之時而隕霜殺菽常寒之證也傳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今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焉天變不妄發必有其應噫安得皇極之主敘九疇則常寒之證不作矣

案公羊以爲記異何氏休謂獨殺菽不殺他物爲異其說非也穀梁舉重之說得之

癸巳　敬王十二年晉定四年齊景四十年衛靈二十七年蔡昭十一年鄭獻六年曹隱二年陳惠二十二年杞悼十年宋景九年秦哀二十九年楚昭八年吳闔廬七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工喚反

集說杜氏預曰雉門公宫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宫南門之中門也釋宫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宫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公穀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爲異丘明無文或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　趙氏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

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殊可怪也孫氏復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　劉氏敞曰其言及何災自雉門始也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譬猶六鷁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彊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宫僖宫災不言及也彼自火竝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云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爲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杜氏諤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録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李氏廉曰此條公穀惑於僖宫桓宫災不言及之説遂以爲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

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概桓宫僖宫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余氏光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魯有庫雉路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僭天子之制而非禮也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使議禮制度者考焉

秋楚人伐吴

左傳桐叛楚吴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吴師於豫章吴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吴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桐杜注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有古桐城即古桐國也與廬江縣接

集說許氏翰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吴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吴入郢自昭三十二

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相攻不可殫録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於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　趙氏鵬飛曰報雞父之役而名柏舉之敗

李氏廉曰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附録左傳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胡傳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

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云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此自記事之體耳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門者所出入者觀者門飾也各順其序而書之也　高氏閌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鉉翁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

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　李氏廉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廏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

其說亦是

甲午　敬王十三年　**三年**　晉定五年齊景四十一年衛靈二十八年蔡昭十二年鄭獻七年曹隱三年陳惠二十三年杞悼十一年宋景十年秦哀三十年楚昭九年吳闔廬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集說　孔氏頴達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貢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貢雖爲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於事未爲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譴當退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已經無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　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皋鼬　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於於行擁定以篡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余氏光曰戴氏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集說杜氏預曰再同盟　汪氏克寛曰莊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是爲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録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平中杜注晉地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拔杜注地闕或曰當在兗州府境

左傳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郯杜注即拔也

集說 許氏翰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禮祥之會猶未爾也 胡氏銓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罪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汪氏克寬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忝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漷沂田州仇何忌㳄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季氏本曰邾隱公初立以先君時

嘗與何忌同城
成周來為此盟

附録左傳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四年　晉定六年齊景四十二年衛靈二十九年蔡昭十三年鄭獻八年曹隱四年陳

惠二十四年杞悼十二年宋景十一年
秦哀三十一年楚昭十年吳闔廬九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集說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
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兵交止此

左傳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

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秖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胡傳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於名陵先行會禮入楚境故書侵王氏沿曰楚爲不道晉率諸侯爲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　孫氏復曰蔡人病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此救蔡伐楚也

其言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彊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是也　程子曰楚恃其彊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許氏翰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横行於上國也　高氏閌曰入春秋來蔡人首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於諸侯而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楚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諸侯吳子主黄池之會自此始也　張氏洽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　呂氏大圭曰召陵之會晉

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楚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

之爲貶也　李氏廉曰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
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
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
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王氏樵曰
案是時晉楚之德相似也其大夫用事而貪於賄又
相似也諸侯兩貳而楚侈無厭縣視與國至以一裘
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乃隱太子之
子也於是赫然奮其讎恥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
如晉請師以伐楚晉爲之請命於天子天子爲之特
使其老以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蔡陳鄭許頓胡
素屬於楚齊桓晉文之所不能一時悉致而今皆在
於會可謂盛矣若能奉辭伐罪仗義必往於以服楚
而諸侯之散者復合豈不多於齊桓召陵之功哉而
奈之何晉大夫皆隸材也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
楚境而還是以伐號名而以侵終之故春秋從其實
而書之其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矣　余氏光曰楚

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吳議之於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然晉政已移於六卿晉定直一偶人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師以騁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師徒侵楚而已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左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

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集說　孫氏復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　薛氏季宣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　項氏安世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皋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為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汪氏克寬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

使之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
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鼬由又反皋鼬公作浩油皋鼬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

皋亭案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
北即古城皋亭今在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
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
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
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
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
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

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封父杜注古諸侯也漢置封丘縣今屬河南開封府縣治安西坊西北有封父亭　少皥之虚杜注

曲阜也在魯城内帝王世紀云少皥邑於窮桑以登帝位徙於曲阜今曲阜故城有少皥陵　有閻之土杜注衛所受朝宿之邑蓋近京畿　殷虚杜注朝歌也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五里有殷墟橋是其地　密須杜注國名　夏虚杜注大夏今太原晉陽也

穀梁　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胡傳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名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集說　何氏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録之

杜氏預曰名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劉氏敞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楚而後不能也晉於是與諸侯十有八國之衆會于名陵以侵楚天子使大夫臨之盛矣晉荀寅求貨於蔡蔡人弗與既而辭諸侯會于皋鼬亦無事焉晉失諸侯呉入郢自皋鼬之盟始也

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趙氏鵬飛曰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爾前目後凡未有書公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庸懦權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皆大夫專之矣惟平丘之會公得親之而季孫意如伉公而公不得與盟終昭公之世惟公既逐居於鄆得一與齊侯盟于鄟陵季氏不知也其間黄父成周之會皆大夫在焉公不得與令定於是立四年季氏固存而皋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而公得與諸侯之盟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也故於

此特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所以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其旨明矣　家氏鉉翁曰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　李氏廉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爲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　汪氏克寛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皋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爲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

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王氏樵曰桒齊桓名陵之師伐楚不戰而楚服故書伐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以美之今名陵之師名曰伐楚實不能伐而空還楚人亦不遣一介行李問師來之故故書侵書諸侯自盟于皋鼬以陋之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集說高氏閌曰不言卒於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汪氏克寬曰世子乞嗣是爲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爲僖公　季氏本曰皋鼬之諸侯即會名陵者也故以會卒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集說王氏葆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爲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集說許氏翰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　高氏閌曰晉以代楚名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卷音權

集說杜氏預曰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三年傳曰單子立劉蚠即此是也王朝公卿卒不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

赴知是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趙氏匡曰畿内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劉氏敞曰劉卷者何劉子也内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以其嘗會諸侯天子爲之赴也何以不言爵畿内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然則其名何卒從主人又曰王者之制内諸侯禄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所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禄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豈苟而言之哉　高氏閌曰名陵會罷而卒則知皋鼬之盟以疾不與也　陳氏傳良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　家氏鉉翁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李氏廉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

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服也　汪氏克寛曰諸儒之説謂劉子定内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爾

案名陵之盟劉子與焉故其卒也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公羊以為我主之穀梁以爲爲諸侯主皆不可從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　秋楚爲沈故圍蔡

集説　趙氏鵬飛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爲蔡招楚今蔡受圍而晉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

蔡求於吳以敗楚
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集說許氏翰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彊暴而行於寡弱也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

葬劉文公

集說趙氏匡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高氏閌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李氏廉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

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内諸侯者皆曰子温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内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吳始書子書戰　柏舉杜注楚地名勝志云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之其說未知何據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於大別又三戰而陳於柏舉是在漢之東北矣其地應在麻城境也

左傳伍員為吴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吴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歳不有吴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黒謂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吴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吴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説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大隧直轅冥阨通鑑地理通釋曰義陽三關左傳大隧即黃峴直轅冥阨乃武陽平靖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信陽軍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信陽軍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陂信陽軍南七十五里梁魏置義陽郡義陽有三關之塞義陽在宋爲信陽軍今信陽州是也屬河南汝寧府　小別山名今在湖廣漢陽府漢川縣北一名甑山大別山名今在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

胡傳　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晉主夏盟諸侯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名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

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之實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令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孫氏復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彊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於吳　黄氏仲炎曰其曰蔡侯以吳子者蓋謀出於蔡侯而吳爲之用也　家氏鉉翁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内外離叛莫有鬬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爲偷生之計罪不

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　李氏廉曰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致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此年蔡以吳子戰楚　王氏樵曰棄楚馮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嘗滅而夷之爲縣其於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於岡山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至吳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歸之雠恥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於晉晉不足與請師於吳吳子爲之興師大敗楚兵於柏舉囊瓦奔鄭於是蔡人累世之讐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　胡氏乃謂吳進而稱子爲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失經意矣

棠柏舉之戰蔡用吳師敗楚聖人嘉之故書蔡侯以吳子胡傳本公穀謂稱子爲進吳非也王氏樵駁之甚明今故删公穀而節存胡傳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

左傳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

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清發杜注水名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岩山北亦謂之清水晉鎮南將軍劉弘遣牙將皮初敗張昌於

清水即清發也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城西八十里有石門山即石岩山溳水經其下　雍澨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春秋之雍澨其一也　睢杜注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今湖廣安陸府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相傳即楚昭王西涉處　雲中杜注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孔疏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蓋雲夢一澤跨江南北

集說杜氏預曰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孔氏穎達曰入襄十三年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史略文無義例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　趙氏匡曰案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耳穀梁妄爲義說不足取也又云吳不稱子不正其

乘人之敗而深爲利則凡諸入者悉是乘人敗何不總利之乎　劉氏敞曰穀梁曰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豈春秋固存之哉　薛氏季宣曰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　陳氏傅良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　汪氏克寛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頗通　王氏樵曰案公羊以前之稱子爲褒後之不稱子爲貶皆非經意吳之爲吳自若也以其師而敗楚者蔡人之憤利其有而入郢者吳人之志春秋前之稱子非進而褒之書蔡侯之以則其文不得不然耳後書吳入郢亦正爲依實而施諸儒泥於一字見褒貶之説故忽而

予吳忽而貶吳吳而於聖人伸蔡侯傷中國之微意則莫能發也

丙申　敬王十五年

五年

晉定七年齊景四十三年衛靈三十年蔡昭十四年鄭獻九年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年秦哀三十二年楚昭十一年吳闔廬十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作正月

附録左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集說杜氏預曰蔡爲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周亟矜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 石氏介曰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高氏閌曰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子至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援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 胡氏寧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

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汪氏克寛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於王常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城楚丘戍陳同義或以爲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茍以書歸皆爲美辭則歸含且賵亦可以爲美乎案公穀以爲諸侯歸粟杜預注左氏以爲魯歸粟二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諸侯或亦歸之未嘗謂公穀之必無所據也葢晉以伯令行於同盟而魯與諸侯皆奉命焉經書魯事而諸侯亦在其内也三傳故可竝存

於越入吴

左傳 越入吴吴在楚也

集説 杜氏預曰於發聲也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陳氏傳良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吴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吴不復稱人矣 李氏廉曰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吴敗吴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吴代越則吴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説爲合 汪氏克寛曰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東野杜注季氏邑蓋東野及房皆近費之地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彊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

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集說 劉氏敞曰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絶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又曰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杜氏諤曰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家氏鉉翁曰翬之死不書遂之死去族意如卒之以常禮何哉曰志定公不能爲君兄討賊而遇意如加厚也桓宣預聞乎弑故不以討賊責之定公雖不預聞乎逐君而懷賊臣之私遇所以飾其終者厚於他人故卒意如以大夫之常不貶

之貺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集說 季氏本曰季平子叔孫成子卒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爲陽虎所執矣

附録左傳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

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乙亥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宫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芉季芉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

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稷杜注楚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沂杜注楚地　軍祥杜注楚地當在湖廣隨州西南

堂谿楚地水經注瀙水出汝南吳房縣吳房西北有堂谿城即此也吳房本房子國楚封夫槩於此故曰吳房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吳房故城北有堂谿城　麇杜注地名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東有麇城　公壻之谿杜注楚地名　成臼杜注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今湖廣漢陽府漢川縣有臼水亦名臼子河西南與漢水合

脾洩杜注楚地近郢都當在今荆州府境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集說許氏翰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横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趙氏鵬飛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

丁酉六年敬王十六年晉定八年齊景四十四年衛靈三十一年蔡昭十五年鄭獻十年曹靖二年陳懐二年杞僖二年宋景十三年秦哀三十三年楚昭十二年吳闔廬十一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遫後同

左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集說高氏閌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

鄭之肆暴亦甚矣　張氏洽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爲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　趙氏鵬飛曰鄭虐於許久矣許依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今吳入郢楚幾爲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爲鄭滅也治内以自彊者内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爲重者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於鄰邦乃倚屢遷以疾讎於鄭楚敗勢聮讎方得志一舉而滅抑自取爾然鄭蕞爾小邦自保未固而利於滅人其爲惡固不誅而暴矣許男書名不死社稷也　家氏鉉翁曰鄭人朶頤於許幾二百年矣自鄭莊懼王誅之加入而不敢有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内亂許叔復其宗社今列國無盟主鄭人肆其不道

滅同盟之國翦太岳之後鄭之罪大矣　李氏廉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

亦誣予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集說孫氏復曰内有彊臣之讎外結怨於鄭　高氏閌曰名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衋尨滅許故晉命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廹於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　李氏廉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覺於勇啚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汪氏克寛曰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奬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討僅爲潛師以掠

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於晉則實迫於霸令而非有奬王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

公至自侵鄭

集說高氏閌曰公內有彊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張氏洽曰陽虎專政欲徼釁於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季氏本曰陽虎實主此謀魯兵掌於諸卿而陪臣以三桓專兵爲口實欲竊兵權自是恒以公將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

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

集說劉氏敞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爲之齊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簒君亡國之禍也茍甚之必録之録之故必自其禍之所起矣　高氏閌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　李氏廉曰春秋

書內卿竝使者唯文公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竝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竝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

讀者不可不察也

附録左傳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馮杜注周邑東觀漢記曰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於馮城即此　負黍杜注周邑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今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一名黃城是也　狐人杜注周邑後漢志潁陰縣有

狐宗鄉古狐人亭也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臨穎縣　闕外杜注周邑即伊闕外之邑也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　南闕塞山下

集說杜氏預曰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戍周起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集說張氏洽曰諸侯唯宋事晉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絶也家氏鉉翁曰皋鼬之盟諸侯皆散惟宋事晉乃執其使蓋晉諸卿惟賄是從賄不及禍隨之耳　李氏廉曰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爲晉三卿内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黄氏正憲曰晉卿瀆貨爭權擅執國使固當稱人以貶之矣然樂祁犁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爲重國事爲輕已失使人之職分故稱行人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杜元凱

以爲非其罪失春秋之旨矣　嚴氏啓隆曰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黄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立名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爲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爲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爲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怒所以伐其謀叢此怨讎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爲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偏而必去之内外相競者八年羣天下諸侯而讎一趙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矣

冬城中城

集說陸氏淳曰穀梁曰三家張張為日久此時陽虎用事三家始衰何言張又曰非外民也且入春秋已過二百餘年矣豈無缺壞重城乎築何譏也既非新作何得譏外民哉　高氏閌曰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　汪氏克寬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集說杜氏預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劉氏敞曰公羊云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

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高氏閌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爲哉　黄氏仲炎曰仲孫忌不言何杜預曰闕文是也公羊子以爲譏二名妄矣春秋列國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於此焉譏哉　家氏鉉翁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爲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代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

附録左傳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

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姑蕕杜注周地

戊戌七年 敬王十七年晉定九年齊景四十五年衛靈三十二年蔡昭十六年鄭獻十一年曹靖三年陳懷三年杞僖三年宋景十四年秦哀三十四年楚昭十三年吳闔廬十二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儀栗杜注周邑 鄆陽關杜注皆魯邑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

集說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離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陳氏傅良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家氏鉉翁曰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僭嗣之難出居姑蕕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彊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陳氏深曰是時齊晉兩國相爲彊弱晉彊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彊若魯衛鄭

則視之以為向背也　李氏廉曰此為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黄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集說趙氏匡曰穀梁曰以重北宫結也案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　劉氏敞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汪氏克寬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　李氏本曰盟鹹徵衛不至使行人往謝齊執之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太和五年秦王猛圍鄴慕容垂自沙亭屯內黄是也在今元城縣東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

瑣杜注即沙也晉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集說許氏翰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　高氏閌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哉　家氏鉉翁曰以經而言執行人而加之兵脅盟也以傳而言衛畏晉私於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盟盜盟也若是而得諸侯曷如其已　吳氏澂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　李氏廉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

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北方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列國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孝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嚴氏啟隆曰天下有伯諸侯無敢私相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盟洮盟向以齊桓既沒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蒲隧以齊景圖伯故同盟于蟲以宋元無伯故今盟于鹹復盟于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集說許氏翰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高氏閌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家氏鉉翁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爲之出偏師向魯鄆問意如之罪今乃興無名之師而加於魯當爲而不爲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爲方伯之道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李氏廉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集說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　汪氏克寛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冬十月

附録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四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五

己亥 敬王十八年

八年

晉定十年齊景四十六年衛靈三十三年蔡昭十七年鄭獻十二年曹靖四年陳懷四年杞僖四年宋景十五年秦哀三十五年楚昭十四年吳闔廬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集說杜氏預曰報國夏之伐也
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鬭志

公至自侵齊

集說張氏洽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
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附録左傳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
單子代簡城劉子代盂以定王室　趙鞅
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
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
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
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
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
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穀城杜注在河南縣西後漢志河南郡穀城瀍水
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有穀城故城水經注城

西臨穀水故名　簡城周邑周有簡師父簡城蓋其采地也　孟周邑今河南懷慶府河内縣西北有邘臺鎮古盂國也水經注京相璠曰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　州杜注晉地

二月公侵齊

左傳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集說　杜氏預曰未得志故　孫氏復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三月公至自侵齊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也是時公未至晉而衛侯會公於沓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也夫往月致時此則宣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列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夫往月致月此則僖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齊桓為知所侵又曰以伐楚致大伐楚何以惡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欲言其惡當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非所以解經也　高氏閌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乍往乍来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　任氏公輔曰三月之間而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

怨輕用其忿而不恤其民甚矣　卓氏爾康曰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巳無復顧忌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故不待踰月或即在本月皆書至

曹伯露卒

集說　汪氏克寛曰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弑之代立是爲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弑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集說　許氏翰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

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高氏閌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

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水經注酸瀆水自燕城東逕滑臺城又東南逕瓦亭南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胡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集說　杜氏預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　孫氏復曰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　陳氏傳良曰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鞍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竝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　程氏端學曰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之尊越國會諸侯之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　余氏光曰季氏曰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于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故門庭之寇

不能即却而使公遠出境外求晉出師已非謀國之道矣而況晉方好賄伯業已隳師出後期無濟於事又何足恃以為安乎則不若與齊平之為善矣

公至自瓦

集說　高氏閌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　李氏廉曰會師之說胡氏於棐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鄭澤衛地

集說　許氏翰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據服則失霸何日之有　高氏閌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絶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陳氏傅良曰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李氏廉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歟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汪氏克寛曰齊之始伐盟主則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討與國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而晉書侵於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

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遂侵衛雖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集說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集說 高氏閌曰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汪氏克寬曰成六年後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

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竝將以虐婚姻之國侵兄弟之邦非出己意而迫於霸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杜注衛地蓋濮水曲折之處猶言河曲汾曲也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集說杜氏預曰結叛晉　高氏閌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

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穀梁貴復正也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

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集說杜氏預曰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孔氏穎達曰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略言躋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宮僖宮災

彼亦親盡言　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王氏沿曰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日　蘇氏轍曰先公閔僖也逆祀則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何也偏祀先公也於是陽虎欲去三桓故順祀而祈焉虎之謀去三桓亂也而其順祀則禮也春秋善惡不以相及各書其實而已　高氏閌曰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為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姦偽之迹禍亂之變彼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　薛氏季宣曰從祀者何順祀也

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

汪氏克寛曰三傳皆以從祔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謚疑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哲

案經書從祀左氏及公穀謂正閔僖之位胡傳獨以為昭公至是始從祀於大廟其說不同汪氏克寛兩存其說而頗致疑於胡傳考前此經文曰吉禘于莊公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云從祀先公而不言以何公從祀則胡傳誠若可疑然其說與當日事情相近未可

删去今姑並存四傳以俟再考至孫氏復以先公爲后稷恐未可從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　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

門之内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棘下杜注魯城内地名

公羊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

數十乘至於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於郊皆説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穀梁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盗

集説 杜氏預曰盗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盗 孔氏穎達曰傳言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是盗謂陽虎也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来説左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繆為言耳

且所盜無寵知其竝是妄也　陸氏淳曰趙子曰寶玉大弓無用之物陽虎竊取欲令後代知之以為禁故曰盜予謂此玉與弓魯本受封之重器若失之必合書於經虎又家臣不合書名故依例書為盜而云懲其求名殊非也本取國重寶將以賂外國以求容耳徐思知其不義之甚故歸之豈有求名之理乎

胡氏寧曰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　陳氏傅良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黄氏仲炎曰春秋書盜者不罪為盜而罪致盜也使為國者紀綱素立刑政素明則安有盜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賤行亂於國中脫甲公宮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則魯之無紀綱刑政於此極矣故書曰盜竊寶

王大弓非徒罪分器亡也罪紀綱刑政之亡焉爾李氏廉曰謝氏云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寶玉歴世守而傳之以為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　汪氏克寛曰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附錄左傳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庚子敬王十九年　晋定十一年齊景四十七年衛靈三十九年　四年蔡昭十八年鄭獻十三年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年宋景十六年秦哀三十六年楚昭十五年吴闔廬十四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敕邁反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左傳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胡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集說趙氏匡曰穀梁云不地蓋也案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為名且書竊猶不羞羞書地有何羞乎

孫氏復曰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劉氏敞曰得寶玉大弓左氏曰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非也向曰竊者失之也今曰得者得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若

器必言得郜大鼎何以云取乎器用不專言得亦明矣　杜氏諤曰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　高氏閌曰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罪於誰責而可乎　萬氏孝恭曰寶玉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於陪臣迫夫陽虎以為無益於近用袛以為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詰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於此豈不重可憐耶噫納莒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屈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始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己之所有故春秋譏之　李氏廉曰陸例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得寶玉是也　汪氏克寬曰杜預謂國之分

器得之足以為榮故重而書之喪失之固足以為辱然得之於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為榮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　邵氏寶曰陽虎既竊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殆虎遺於道路以為緩追之計也追者得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抑有遺恨焉耳

六月葬鄭獻公

集說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

左傳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

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中牟杜注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索隱曰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正義蕩陰縣西有

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當衛走邯鄲之道是其地也　媚杜注齊西界當在濟南禹城縣　杏杜注齊西界當在東昌博平縣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胡氏銓曰春秋有書伐者有書君次者書師次惡其勞師徒也書君次惡其遠民社也國君無王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　陳氏傅良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列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任氏公輔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

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李氏廉曰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為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　李氏本曰自盟沙衛人叛晉晉不忘討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之次　王氏錫爵曰如五氏齊衛伐晉也春秋不書伐而書次何也蓋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彊未敢顯言伐之故二國不以伐為告而春秋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存晉之意云　嚴氏啓隆曰經自師次于成以下單書次者鮮矣定公之季乃三書次就傳言之未有得其要領者也夫經言公次于滑師次于郎師次于成又言次于聶北次于陘次于匡次于厥貉次于雍榆言次則非伐言伐則非次可知而傳乃曰齊侯伐晉夷儀且先登則其告於諸侯者直言伐晉取夷儀可已胡復仍以次聞乎蓋齊衛叛晉

而晉勢尚彊未可輕伐將以觀釁於夷儀而未能聊次五氏以聲之耳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集說 許氏翰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列國矣

辛丑 敬王二十年 十年晉定十二年齊景四十八年衛靈三十五年蔡昭十九年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年陳閔二年杞僖六年宋景十七年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年吳闔廬十五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左傳 十年春及齊平

集說 范氏甯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李氏廉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

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　湛氏若水曰書及齊平善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平矣　季氏本曰孔子用魯務講信修睦如此　卓氏爾康曰齊以魯事晉七八年兩伐魯魯亦兩侵之此時用魯惟平齊從晉為救時用世第一務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施為如此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　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理

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為定公會齊侯處案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

集說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於夫子故誇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離會不致危之也非也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致又何危乎且如穀梁所說頰谷之會聖人相之齊侯震懼歸地謝過齊則危矣魯何危乎又曰其以地致危之也亦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何說危哉黃氏仲炎曰夾谷之會彼俗儒者竊意聖人舉動宜夐異乎常人況傧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侈張其狀如所謂視歸乎齊侯命司馬行法斬優施却萊夷棄汶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之談爾使實可信則仲尼之智數風采不過如魯曹沫趙藺相如能面折齊

秦之君於柯澠池之事似非聖人氣象也方齊景公欲攘晉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劫魯侯也況魯政制於三家而魯侯特擁虛器於其上爾齊劫魯侯亦何為者通春秋考之齊侯會盟多矣固未嘗有夷甲之變也今觀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召其變也汲黯在朝淮南為之寢謀司馬輔政遼人戒其邊吏國有君子固敵國姦人之所敬憚也曾謂聖人相魯乃不逮是就使齊人果有夷甲之變而聖人處此豈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如燭之武之解鄭圍展喜之却齊寇從容辭氣化暴為仁亦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刃為威以敢殺為能以求索為功哉由此觀之凡侈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　王氏樵曰案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

能用孔子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為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於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經言會而傳言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境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答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倫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為齊役乎　卓氏爾康曰齊欲結魯而伐晉也或謂魯欲叛晉而從齊非也夫子當國叛晉之說非所出也蓋將平齊從晉以靖列國耳　嚴氏啓隆曰齊魯相仇始於陽虎虎敗則及齊平會于夾谷始平齊也其時即微孔子齊亦必平孔子自攝相自成禮而還耳以為聖人之奇績而曰萊人以兵劫魯侯抑何不根之甚哉　余氏光曰葉石林云夾谷之事匹夫之勇知者不為而曾謂仲尼為之乎晦翁亦力辨此事為附會

案齊魯世為婚姻為日久矣自定公即位之後日尋干戈侵伐不已孔子當國首以講信修睦為事故有夾谷之會齊景方志在求伯亦欲親魯以為之援遂歡然釋向來之憾而以鄆讙龜陰來歸洵聖德之所孚也左氏穀梁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侈大其辭盖欲歸功於孔子而附會之也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而鄙倍暴慢一時俱化必無兩君好會之地遽行誅戮之理左氏曰士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鬬力者之所為而敢以誣聖人乎齊師出竟而要魯以三百乘從是齊以縣鄙視魯也卑魯實甚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汶陽之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況汶陽既歸則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黄會牽屢書於册而不聞魯為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矣魯未甞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為附會而先儒亦多疑之故删左氏及穀梁而胡傳亦不録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邯鄲杜注廣平縣也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南有邯鄲故城即俗名趙王城是也　寒氏杜注即五氏

集說許氏翰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趙氏鵬飛曰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大而陵小也　李氏廉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唯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湛氏若水曰志報怨之兵也　李氏本曰圍衛欲其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鄆讙龜陰田杜注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案博縣今之泰安州州境無龜山今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蓋與泰安州相接也

公羊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胡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来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来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程子曰齊人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　高氏閌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於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　胡氏寧曰言來歸者彼自來也不言来者請而得之耳如　陳氏傅良曰未有言来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鄭來歸祊及齊來歸衛寶是也鄆讙龜陰田言来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從外来常文與歸衛寶同齊彊於天下代盟主合諸侯於郼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

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家氏鉉翁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彊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　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玆無還之對陋矣　李氏廉曰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　汪氏克寛曰自來曰來猶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義而歸侵田此綏之斯來

之效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音后又下遘反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集說杜氏預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湛氏若水曰二子之圍郈為侯犯據郈以叛也侯犯之叛為殺公若也公若之見殺為固諫立武叔也夫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失政征伐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叛之矣今叔孫仲孫上不能事其君下不能御其臣擅興大衆自圍

其邑而猶不克焉則魯之無道從可見矣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

誅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宿杜注故宿國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即此

胡傳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

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集說孫氏復曰郈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郈不服故二卿秋再圍　杜氏諤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没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家氏鉉翁曰侯犯據郈而叛既而以邑奔齊齊受侯犯以郈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郈此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汪氏克寛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隷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

之像屬駟赤多方為詐護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訴詭欺誑誣偽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

集說 王氏樵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李氏本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離心君臣迹睽故聞子明譖大心而逐之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安保其不為亂哉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後同

左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

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集說王氏葆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 家氏鉉翁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以嬖臣故翦公族也公弟辰為地請留不許亦以嬖臣奔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恩矣 李氏廉曰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直指地為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犖 安甫杜注地闕

集說家氏鉉翁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李氏廉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集說杜氏預曰謝致郈也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高氏閌曰夾谷之

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反

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集說劉氏敞曰杜云稱弟示首惡也案隱元年之例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則辰亦不弟者不稱弟可也反以見首惡稱弟何哉段不言弟反非首惡乎又曰何休曰辰言暨者明仲佗石彄彊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黃氏仲炎曰宋公以私寵向魋之

故使其母弟國卿羣然奔叛葢君不君則臣不臣也家氏鉉翁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　晉定十三年齊景四十九年衛靈三十六年蔡昭二十年鄭聲二年曹陽三年陳閔三年杞僖七年宋景十八年秦惠二年楚昭十七年吳闔廬十六年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杜注宋邑孔疏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平宋亂立桓公宋人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為宋邑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趙氏鵬飛曰出奔書暨辰彊之也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也二子悅從之也難乎奔而易於叛仲石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為事無有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吾於此知仲石誠庸夫也　家氏鉉翁曰克段不書弟志在於纂絕之於天倫也辰以憤激不平而出其罪下於段仍書弟然實叛也前書暨此書及暨者不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

案自陳入蕭辰之意主於叛而仲石與地則從之者也故經文書及胡傳以不稱暨而稱及為無首從之別失經旨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胡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集說杜氏預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季氏本曰暨者以此彊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奔陳稱暨入蕭以叛稱及可見仲佗石彄之叛乃其所欲但以辰主謀故以為首惡耳稱自因其力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還音旋涖公穀作莅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集說杜氏預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傳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孫　許氏翰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犂也　陳氏傅良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家氏鉉翁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　吳氏澂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

李氏廉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

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季氏本曰昔魯親晉而鄭附齊魯與齊平鄭亦平矣既平然後莅盟　郝氏敬曰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逐昭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内鬭同盟觧體齊張於東鄭衛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晉絶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晉遂失諸侯不可復收矣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年齊景五十年衛靈三十七年蔡昭二十一年鄭聲三年曹陽四年陳閔四年杞僖八年宋景十九年秦惠三年楚昭十八年吴闔廬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

集說　劉氏敞曰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故畧之推此言也

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違矣　汪氏克寬曰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季氏本曰卒不計併月不知故止書春

夏葬薛襄公

集說高氏閌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畧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後同

集說杜氏預曰墮毀也患其險固故墮壞其城　孫氏覺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也　趙氏孟何曰州仇曷為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為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因季孫居鄆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馬侯犯以郈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郈不克再圍之侯犯以

郈奔齊齊人乃致郈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由為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絶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帥師墮郈郈易墮也　季氏本曰侯犯既奔齊則郈可不假叔孫之力而墮矣必師者恐餘黨有變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苦侯反

左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郊杜注曹邑當在山東兖州府曹縣界

集說杜氏預曰彄孟縶子　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彄為之後也為後則為

其子故云孟縶子　家氏鉉翁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强伐曹者著列國無盟主也　季氏本曰是時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為政又非睦鄰者衛必有辭於伐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秘下同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姑蔑魯地隱元年盟于蔑即此括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今屬兗州府故城在縣治東南

公羊 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傳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集說劉氏絢曰三家不能制至屢圍而不克師師而後墮成彊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　王氏樵曰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彊於郈故也　高氏閌曰墮邑而至於帥師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　陳氏傅良曰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二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　張氏洽曰毁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彊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彊臣不敢恃彊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為季孫叔孫之害故費

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彊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呂氏大圭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二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

李氏廉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案家語定十年孔子自

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别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為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鋭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為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汪氏克寛曰史記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

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為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集說杜氏預曰結叛晉也　張氏洽曰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　家氏鉉翁曰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故彊家者懼甫盟夾谷又盟于黃耳　汪氏克寬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之參

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為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季氏本曰黃之盟齊魯睦也葢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集說杜氏預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陸氏佃曰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於魯何有遲之期年公斂陽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定公何乃狃於速克躬駕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訪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也　胡氏宏曰孔子為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

金氏履祥曰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魯之君臣豈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孔子此時之行藏繫季桓子之用舍蓋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遽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陽虎執桓子因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又將饗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

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謀所以為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彊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

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為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惟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蠧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李氏廉曰案朱子語録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彊彊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彊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此且費郈之叛薦為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

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案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案經文明年無更敢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

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為十二年事也　汪氏克寬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為大之乎又云何危爾邊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黃齊魯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乎者定公沮辱於陪臣以得返為幸爾　黄氏震曰三都若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晉定十五年齊景五十一年衛靈三十八年蔡昭二十二年鄭聲四

年曹陽五年陳閔五年杞僖九年宋景二十年秦惠四年楚昭十九年吴闔廬十八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郹氏杜注垂葭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今屬兗州府濟寧州　河內杜注汲郡案漢置河内郡晉分置汲郡治汲縣今為衛輝府治

集說杜氏預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高氏閌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家氏鉉翁曰晉既失霸諸侯欲舉方伯連帥之事當請命於周告於諸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某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蛇淵囿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蛇丘故城在濟南府肥城縣南

集說杜氏預曰書不時也許氏翰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也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高氏閌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　李氏廉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

乎此決非夫子為政時　汪氏克寛曰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於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絶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於以見魯之無人益甚也　季氏本曰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集說高氏閌曰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馬　趙氏與權曰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集說高氏閌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簒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集說陸氏淳曰書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高氏閌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　陳氏傅良曰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王氏樵曰案邯鄲午無罪而趙鞅專殺不忌其心已無君矣荀寅范吉射不請於君而擅伐之信有罪也鞅不愬於君而遽興晉陽之甲抗晉人之圍非叛而何是時彊臣皆彊其私邑以耦國無事則專土以自豐

有事則據邑以背叛鞅之欲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而邯鄲午慮絶衛親奉命不速鞅以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疑午有貳心焉因是而遂殺之二家始禍蓋亦有執言矣鞅荀有人臣之禮聽君大夫平其曲直可也而遽入私邑以叛罪豈容誅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朝如字

左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

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隨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

深切著明矣

集說王氏樵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愎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　家氏鉉翁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為亂者也　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李氏廉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從楚丘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胡傳 案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

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夫失春秋之意矣

集說趙氏匡曰公羊云以地正國也據禮臣無專土未大而本小也是黜君而進臣也豈其然乎且實以拒范中行耳而云正國非也又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也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輒興兵伐之是逆亂也而言歸以美之是訓人為逆也又曰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自歸而地不歸乎此至鄙近矣又云其入無君命其入無君命則是將如何得歸乎假君不拒茍其自來其惡可知也又何得書歸乎　劉氏絢曰趙氏晉之彊宗鞅叛當誅晉侯不能治而許之歸國亂無刑矣　胡氏銓曰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

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　高氏閌曰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逹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況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陳氏傅良曰欒盈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録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家氏鉉翁曰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内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君亦叛也公羊子乃曰鞅取晉陽之甲欲以除君側之惡此因鞅歸立義其誤甚矣　李氏廉曰案以地正國之説出公榖大傷敎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説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説亦好又曰書大夫歸者九

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趙盾弑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弑帝帝即位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叛與歸之意矣

業人臣之罪莫大於叛春秋所必誅也趙鞅專地以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入于晉聖人書之所以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也公穀不察謂趙鞅以地正國陸氏淳曰非叛君也孫氏復曰此王法所赦也劉氏敞曰其忠義足恃也謬妄相承不可以訓今並刪之

薛弑其君比　比字如

胡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集說家氏鉉翁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

鄭氏玉曰薛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

汪氏克寬曰比弒惠公夷立

附録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

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

乙巳敬王二十有四年晉定十六年齊景五十二年衛靈十四年三十九年蔡昭二十三年鄭聲五年曹陽六年陳閔六年杞僖十年宋景二十一年秦惠五年楚昭二十年吳闔廬十九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戌式樹反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胡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戌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丧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

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集說家氏鉉翁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而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戌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附録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

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何反牂子郎反公作牄七良反

左傳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集說　啖氏助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薛氏季宣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彊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　家氏鉉翁曰楚至是始戡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以盛德之後猶比而從之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集說高氏閌曰衛靈沈耳於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音醉公作醉於越杜注越國也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檇李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屬浙江嘉興府檇李城在縣南四十五里

左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胡傳于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集說許氏翰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掔　齊魯為會上此牽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

韋城路史内黃西南三十里有故韋城今故韋城在
内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屬直隸大名府濬縣為
漢黎陽與内
黃縣接壤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
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
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

脾上梁間
杜注卽韋

公至自會

集說張氏洽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
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
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會
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集說　許氏翰曰齊宋魯衛崇奬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黄氏仲炎曰齊景公為牽洮之會謀救范中行氏蓋黨叛臣以敵君也無君臣之義矣　家氏鉉翁曰自齊景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恐絶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案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能為二國定亂乃合謀以助晉之叛臣衛宋不能自治其叛臣而惟齊之從皆非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反　周魯之交止此　書天王止此

公羊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穀梁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集說 杜氏預曰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孫氏復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禮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

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為榮耶凡人之欲書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欲使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乎是殆不然　高氏閌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怨為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眷眷如此蓋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　李氏廉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奈何孔子以為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脩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

內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汪氏克寛曰成肅公受脤於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奬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為禮乎王氏樵曰案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虢歸脤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

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子謂

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愳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名宋朝內則逐公叔戌趙陽彼不恥名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此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劉氏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者多矣　張氏洽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李氏廉曰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

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汪氏克寬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弒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聵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讒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注於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於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　鄭氏玉曰蒯聵無弒母之事二劉辨之詳矣或者猶有疑於戲陽速之言不知讒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大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為世常有之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謂其誣已也此

等之言何足信哉　王氏樵曰案傳曰男女有別夫婦有義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豈不信哉衛靈公以寵南子惑其所欲為之名宋朝而蒯聵至於欲殺夫人弗克而出奔身死而以孫為嗣致據國拒父洎及再世皆父不父而子不子則以南子故也君人者治教所出治莫先於刑家教莫先於大子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父子無相去之義況世子乎書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其以首惡罪靈公而以亂易亂為蒯聵之不子而不可以復世其國也豈不深切著明矣夫

案朱子論語集注固引胡氏説載蒯聵欲殺母事然二劉之論似得當時事情張氏洽朱門高弟亦有取焉今故竝存之以俟再考

衛公孟彄出奔鄭

集說高氏閌曰比年志公孟師師比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集說高氏閌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胡氏銓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罪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罪魯納叛臣也　汪氏克寬曰鄭莊公之弟段出奔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志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　金氏賢曰春秋三稱宋公之弟者非愛辰也非惡辰也蓋累乎其兄之辭也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書蒐止此

集說孫氏覺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隱桓之時政猶自公出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也　張氏洽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　汪氏克寬曰哀二年三卿竝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念邾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漷沂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矣

邾子來會公

集說杜氏預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孔氏穎達曰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就遇處行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辨其與蕭叔文異　石氏介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復如古之制也今公蒐國内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遇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於穀蒐非所會之地而邾子會公於蒐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陳氏傅良曰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在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黃氏仲炎曰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主之公不與也　李氏康曰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汪氏克寛曰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皆書地此不書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

城莒父及霄莒父魯邑棄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今莒州地　霄魯邑在今莒州境

集說杜氏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孔氏穎達曰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為叛晉之故懼而城此二邑也　趙氏鵬飛曰城莒父及霄以城二邑書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　家氏鉉翁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又曰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　汪氏克寛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附録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百泉衛地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蘇門山下衛源也一曰百門陂亦曰百門泉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晉定十七年齊景五十三年衛靈四十年蔡昭二十四年鄭聲六年曹陽七年陳閔七年杞僖十一年宋景二十二年秦惠六年楚昭二十一年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集説汪氏克寛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集説范氏甯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　趙氏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戴氏溪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説可信蓋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蓋習玩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黄氏震曰高氏集注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旣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

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傳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旣以為有命而又貪生恐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名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集說高氏閌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趙氏鵬飛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李氏廉曰此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也

汪氏克寛曰不書卜郊徐彦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葢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嘗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

之僭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穀梁高寢非正也

集說杜氏預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許氏翰曰內卒凡十一公得正而薨者唯莊宣成

趙氏鵬飛曰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收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懾屈來歸侵地惜乎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　李氏廉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陽虎既斉之後三

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纔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頼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雖門兩觀之作而僭禮未之改寳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惛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會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老丘杜注宋地今河南陳留縣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

集說杜氏預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許氏翰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

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王氏㮚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黜而罪惡見　李氏廉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嵒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作蘧蒢　渠蒢杜注宋地

左傳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果救故書次　趙氏鵬飛曰欲救宋而不能也且鄭非彊國合齊衛以敵之何懼而不救嗚呼是則有其故矣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謀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

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此齊侯之姦謀也

郲子來奔喪諸侯始奔喪

公羊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穀梁喪急故以奔言之

集說杜氏預曰諸侯奔喪非禮　孔氏頴達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　劉氏絢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郲滕反行於彊大之國非禮明矣　趙氏鵬飛曰郲自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公為拔之盟終其世不犯

於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今又忘其卑屈而奔喪焉於禮雖非而於情則甚惻矣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邾人奔喪滕子會葬說者皆責邾子之非而吾於此見定公之仁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

公羊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

穀梁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集說啖氏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劉氏敞曰左氏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非也安有夫人卒而不稱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

其夫人也此姒氏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　胡氏寧曰姒氏不稱夫人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惡姒氏定公妾也公羊據魯失禮言之爾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賵仲子會葬成風深貶天王而名冢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人矣　陳氏傅良曰自成風託於宣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集說杜氏預曰諸侯會葬非禮也　范氏甯曰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

書非禮　薛氏季宣曰魯至弱也而二君為非禮之會況彊大乎　趙氏鵬飛曰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　家氏鉉翁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集說趙氏匡曰乃急辭也案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詳經意譏臣子緩慢耳　孫氏復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　高氏閌曰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

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　家氏鉉翁曰左氏以翼日葬為得禮穀梁以塗車蒭笠不具為非制二者在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雨而無害於力役葬可也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即土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國君之葬宜無不備雨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胡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竝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集說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 杜氏預曰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 徐氏彥曰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劉氏敞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此非夫人也非夫人而書葬定姒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薨不稱夫人是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 王氏棊曰諸家皆以哀未踰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因諸侯僭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春秋亦從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以著其非禮姒

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以未踰年不稱夫人小君而已踰年則可稱也

冬城漆

集說杜氏預曰邾庶其邑　張氏洽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汪氏克寛曰左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於廟可以掩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欽定春秋傳説彚纂卷三十五